父親是養狐人，圈欄裡豢養著一籠籠銀狐。秋風初起，寒意漸濃，狐裘最是豐厚之時，便要將牠們宰殺剝皮，毛皮賣給哈德遜灣公司或蒙特婁的毛皮商。這些公司總會附贈英雄日曆，兩張，掛在廚房門兩側。冰冷的藍天，黑松林，險峻的北方河流，背景裡探險家羽飾鮮明，插著英國或法國的旗幟，雄赳赳氣昂昂；而野蠻人則屈膝負重，在畫裡踽踽獨行，如落葉般飄零。

聖誕節前的幾週，父親總是飯後下到地下室去。白牆刷成的地下室裡，只有一個百瓦燈泡懸在工作台上方，我和弟弟萊爾就坐在樓梯口，靜靜地看著他。父親將狐狸皮翻過來，露出裡面的狐狸屍體。瘦小得驚人，兇狠，像只老鼠，失去了皮毛的威風凜凜。裸露、光滑的屍體被裝進袋子，扔進垃圾堆。有一次，僱工亨利·貝利手持那個袋子，朝我揮舞著，說：「聖誕禮物！」母親卻覺得一點也不好笑。事實上，她厭惡整個「剝皮」過程，那是一種令人作嘔的儀式，包含了殺戮、剝皮和準備毛皮，她不願它在屋裡進行。那裡瀰漫著一股令人作嘔的味道。父親將皮毛翻過來，攤在長木板上，用刮刀細心地刮去血塊和脂肪，血液和動物油脂的味道，以及狐狸本身的濃烈原始氣味，在整個房子裡散播開來。我覺得這令人放鬆，像橘子皮和松針的味道，是節日獨特的氣息。

亨利·貝利是個肺痨病人，咳嗽起來沒完沒了，咳得他瘦削的臉頰通紅，那雙淺藍色的眼睛裡盈滿淚水，帶著嘲弄的意味。他隨手掀開爐子蓋，退後一步，一口濃痰吐出，嘶——直直地射進火焰的核心。我們佩服他這般行徑，也佩服他毫不在意地任憑肚子咕嚕咕嚕作響，還有那充滿著哨音和咕嚕聲的笑聲，像是要把胸腔裡的病痛都笑出來了。有時真難說他究竟在笑什麼，也許是在嘲笑我們吧。

夜深了，哄完他們上床，空氣裡仍殘留著狐狸的氣息，亨利的笑聲也似有若無。然而這些暖意、安全、明亮的樓下世界，卻彷彿被樓上的冷空氣吞噬，漸漸消散，變得越來越模糊。冬夜，我們害怕。不是害怕屋外，雖然那時雪堆像沉睡的鯨魚般環繞著我們的房子，寒風整夜呼嘯，從被埋葬的田野、冰凍的沼澤中吹來，帶著古老夢魘的陰影和哀傷。我們害怕的是屋裡，我們睡覺的房間。 那時，房子的樓上還未完工，一堵牆上矗立著一根磚砌的煙囪，地板中央有一個方形的洞，周圍圍著木欄杆，那是通往樓下的樓梯。樓梯井的另一邊堆放著那些再也沒人用的東西——一卷舊的油布，靜靜地站立著，一個嬰兒車，一個藤編的蕨類植物籃子，裂縫斑駁的瓷壺和盆子，還有一幅巴拉克拉瓦戰役的畫，看起來格外令人傷感。我告訴賴爾，只要他長大到可以理解這些事，我就會說那裡住著蝙蝠和骷髏；每當有男人從二十英里外的縣監獄裡逃出來，我便會想像他不知怎麼樣從窗戶裡鑽了進來，躲在油布後面。但我們有規則來保護自己。只要燈亮著，我們不踏出那塊界定我們臥室空間的破舊地毯，就安全；一旦燈光熄滅，除了床以外，就沒有安全的地方了。我必須跪在床邊，儘可能伸長身體，才能夠到電線，將燈關掉。